



散佚的族谱

甫跃辉◎著

ARCTIME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新生代作家小说 精选大系

散佚的族谱

甫跃辉◎著

SANYI DE ZUPU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散佚的族谱/甫跃辉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14. 1

(新生代作家小说精选大系)

ISBN 978-7-5396-4568-1

I. ①散… II. ①甫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01495 号

出 版 人: 朱寒冬

策 划: 朱寒冬 张 堃

出版统筹: 许多余 刘姗姗

责任编辑: 张 堃 刘姗姗

封面绘图: 乔 闯

装帧设计: 许含章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 230071

营 销 部: (0551) 63533889

印 制: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(0551) 65859128

开本: 880 × 1230 1/32 印张: 9.125 字数: 200 千字

版次: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28.00 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甫跃辉 / 1984 年 6 月生,云南保山人,复旦大学首届文学写作专业研究生。小说见《人民文学》《收获》《十月》等刊。中短篇小说集《少年游》入选中国作协 2011 年度“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”。另出版长篇小说《刻舟记》、短篇小说集《动物园》、中篇小说集《鱼王》。小说入选选刊、年选及《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》等选本。先后获得《上海文学》短篇小说新人奖、第十届华语传媒大奖年度新人提名奖、第二届郁达夫小说奖、首届“紫金·人民文学之星”短篇小说创作奖、第十届“十月文学奖”等。

■ 序一：云南汉子甫跃辉

徐则臣

这两年常去上海，每去必见的人里，甫跃辉是一个。能经得起反复见面的，如果不是欠债不还的，肯定是很谈得来的朋友；跃辉是个穷人，在上海一人吃饱全家不饿，我可能比他还穷，在我还没开始吃的时候就考虑老婆孩子吃不饿，所以，最近几年他还没办法借到我的钱，只能做朋友了。我认识他的时候，跃辉还在念书，毕业之前到杂志社实习，有一天我在上海作协的食堂里吃饭，一个瘦小伙跟钟红明一起进来。红明老师说，这是小甫。我们打过招呼，说了几句跟午饭无关的话，各自吃饭。过些天，我又去作协食堂，再次碰见跃辉，我一眼就认出这个云南人，上海本地不太产脸膛黑红、笑声粗疏豪放的年轻人。此后成了朋友，我再去上海，到了就会电话或者短信一下：聊聊？跃辉通常的回答是：在哪？

我很喜欢这种简洁义气的方式，知道方位后，马不停蹄地赶过来。如果在北京，我也会问远道而来的朋友：在哪？但在上海，离开了我每次都住的陕西南路、巨鹿路和襄阳路，我基本就是个瞎子，想一想要绕很多弯才能到的福州

路书城和陆家嘴,我都会犯晕,所以我通常都是约在巨鹿路附近的某个咖啡馆或者饭馆,守株待兔地等着朋友们过来。某日我在上海,忙完了手头的事,给跃辉打了电话。我以为他就在我住的宾馆附近活动,不想那天他不上班,住在复旦那边。从复旦到巨鹿路到底有多远,我至今也没弄明白,但我知道挺远,尤其在傍晚下班的点儿,车堵得人喘不过来气,天还阴刺刺、凉飕飕地飘着雨。我说那就算了,下次聚。不到一小时,跃辉说,他到楼下了。他穿雨衣骑着电动自行车从复旦那边赶过来了,头发梢上滴着水。

他穿着长途跋涉的雨衣的样子给我一种非常可靠的、乡土的印象,像村里的邻家兄弟。这么说并非因为跃辉从乡村来,而是因为,这种淳朴厚实的品质在上海和北京这样的大都市里是如此的稀缺。在高楼大厦中间,汽车喇叭和老板的吆喝在身后催命地赶,我们已经习惯了过一种计算成本和权衡利益的生活。

在我有限的交往和认识里,朋友似乎可以分成两类:一类很庙堂,你们得在大排场上才能谈事情,要进大馆子、喝好酒,即便扯淡也得到优雅的咖啡馆和茶馆里扯,搞得极尽庄严和仪式,否则你会觉得对方很不舒服,你也会跟着很不舒服,不管你喜欢不喜欢;另一类朋友很家常,在小馆子和路边的大排档上吃喝你都觉得适意,他不挑剔,不必非得把身份和谱儿摆到别人眼皮底下,他随遇而安,可以把水当酒喝,也可以把酒当水喝,作为朋友他不让你有心理负担。我喜欢后一种,恰好跃辉就是后一种。在一起聊天,饿了,问他:吃点儿啥?他会说:随便。在上海我需要的正是这个随便的感觉。

因为户口和工作关系在上海,尽管我无法常住上海,依然本能地要在这个

城市找到一点儿家的感觉。但是，居无定所，也无力购房置地把自己像颗图钉似的摁在那里，每次去上海我只能暂住酒店，进房间一看见整齐划一的床铺和桌椅摆设，我就会生出一种奇怪的时空错乱感。好像我千里迢迢回到家，发现房子已经卖给了别人，房主告诉你：要住吗？租给你。那感觉很不好。白天忙忙叨叨干正事倒还无妨，一到晚上，该做的做完了，结婚生子的朋友们也各回温暖的巢穴，我孤家寡人一个就觉得上海的夜晚十分凄凉，迫切想找个朋友在最日常的意义上去打发掉这个夜晚。我就给跃辉打电话，他是王老五，我在上海的朋友里屈指可数的可以当夜游神的人之一。他就骑着他的电动自行车来了。

我问：吃点儿啥？

他说：随便。

我们在襄阳北路就近买了啤酒、熟食和馒头，拎着若干个塑料袋和饭盒到我住的房间，边吃边喝边聊。对我来说，这种最日常的生活场景可以有效地缓解我的乡愁和局外人的孤独。跃辉能喝酒，能喝多少我不太清楚，反正没见过他醉过。我的酒量可怜，只一听啤酒，剩下都归他。跃辉喝酒不作场面态，不说场面话，很家常，能喝多少喝多少，喝得不舒服了，就说：算了吧。那就算了。和他一起喝酒吃饭，是我愉快的上海回忆之一，因为家常。

跃辉是云南人，住大山脚下。他跟我说，从上海回家，坐飞机、火车、汽车，前后要折腾好长时间。家不远就是国界，一不小心就到了缅甸。有一回他到边境玩，赶上缅甸兵荒马乱，枪子儿他耳边嗖嗖直飞。他还说他去边境一个擅酒的村寨，坐在人家的竹楼上喝酒，楼下是牛圈，他们用搪瓷缸喝白酒，一缸一缸地下，他喝不动，悄悄地把酒漏到竹楼下的牛圈里，别人都喝醉了他还清醒

着,村人大惊,竟有人酒量胜他们如此,叹为异人。讲完这些,他得意地哈哈大笑,不知道楼下的牛醉了没有。跃辉有故事,好像我认识的云南朋友都有一肚子故事,跟云南这个地方本身一样,充满了丰富诡异的东西。比如诗人雷平阳和朱零,讲起云南的边边角角,包袱也能一个接一个地抖。他们都海量,喝起酒来直如汲水长江。他们也都和跃辉一样,身上有豪爽、坦荡和朴正的东西,可以成为“家常”的朋友。

在这个路径上谈年轻的小说家甫跃辉,我才算找到了切口。我们经常边喝边吃边聊,聊文学。批评家徐妍教授有一次在电话里跟我说,有个80后作家甫跃辉值得关注。我说我早注意了,他前景远大。他具备了在这个时代可能成为好作家的几乎所有条件:有才华,接地气,有故事,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和学术训练,勤奋;最重要的,他有年轻人难得的朴正之气,以及平易地深入日常生活的能力。

跃辉年轻,黑瘦,个头也不甚高,但我在向别人描述他的时候,依然觉得最合适的标签是:云南汉子。“汉子”这个词在今天被用得偏僻狭窄甚而狭隘了,离开了它该有的正大的方向。在我的理解里,这个词一点儿都不粗野卑俗,也不有勇无谋,一副光膀子上缀满油汗珠的样子;相反,它朴实低调厚重,于生活、于文学,都拿得起扛得住放得下,可做朋友、哥们儿和兄弟。我加上“云南”两个字,是希望跃辉在上海又能不混淆于上海,因为在今天,“云南”同样是种难得的品质。

■ 序二:80后“传统作家”甫跃辉

金 理

前几天和师友聚餐,席间我的一位老师忆及往事:2005年在千岛湖举办“首届文学代际沟通论坛”,会上“80后”青年作家们动辄以“传统作家”指称余华,初闻之下大感惊诧。这位老师和余华是同辈人,好像关于余华的第一篇评论就出自这位老师的手笔,在他眼中,余华可能还是当年新锐的模样,未承想一不小心“就被挤到了三代以上”……我边笑边指着身旁的甫跃辉说:“其实传统不传统跟年龄无关,‘80后’甫跃辉就是‘传统作家’。”

80后“传统作家”甫跃辉生不逢时。

余华、莫言、王安忆们以先锋姿态进入文坛,当时的文学体制比如重要的纯文学刊物等都提供了推波助澜的作用,然后当代文学转型为“常态的中年期”(借用陈思和老师话说),他们构建了今日中国文坛的中流砥柱,在稳定的环境里,他们磨砺写作技艺、丰富世界观、摸索读者的口味,不断推出的作品是主流奖项的候选者、学院批评家的关注对象和图书市场的看点。即便是横向地和同龄人相比,和那些完全和新的传播媒介、新的文学生产方式水乳交融、

互为推波助澜的弄潮儿相比，跃辉也显得有点“落伍”。在很多人看来，“80后”写作、“青春写作”本就和商业包装、高点击率、喧嚣的网络论坛、“玄幻”、“穿越”相伴随。可跃辉不为所动……

由此看来，跃辉真是选择了一条最狭窄的路。

不过他在这条窄路上却走得安心、从容不迫、稳稳当当。因为关于文学的“变”与“不变”，他有独特理解：“回顾现在活跃在文坛上的前辈作家们，他们刚开始进入所谓文坛或在文坛成名时是以怎样的方式？‘30后’作家王蒙，开始写作时有《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》；‘40后’作家路遥写了《人生》；‘50后’王安忆最开始引人关注的作品是《雨，沙沙沙》，‘60后’的余华和苏童最初引人注目的是《十八岁出门远行》和‘少年血’系列等作品；‘70后’的徐则臣最初引起关注的是《鸭子是怎样飞上天的》等‘花街系列’作品。这些作品都写的是年轻人，都是在一个连续的传统里。这些都没有被冠以‘青春写作’，可到了‘80后’就变了。刚才提到的‘70后’的徐则臣属于成名较晚的，比较早成名的像卫慧、棉棉，她们作品中的年轻人与徐则臣作品中的年轻人截然不同。徐则臣是与前几辈作家一脉相承的，而卫慧、棉棉是另外一副样子。卫慧、棉棉和之前的‘传统写作’断裂了，却又被后来的徐则臣等人接续上了。我觉得‘80后’目前进入公众视野的这一批人承袭了卫慧、棉棉这一脉，尽管已经有了很大变化。这些人只是‘80后’中的一部分，——但在许多人想象中的‘80后’却全都成了这样的。我在《上海文学》杂志社做编辑，接触到很多年轻人，他们也是从期刊发表作品起步的，和已经进入公众视野的‘80后’写作者决然不同，这一拨人将会像徐则臣他们那样，接续上被同辈人扯断的传统。反叛然后

回归,常常是一代人的命运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无论‘70后’还是‘80后’的写作者,在与所谓‘传统写作’发生断裂的同时,也暗暗地有了承续。”“70后”作家分化确实可作为今天“80后”们的借鉴。刚开始是炒作“美女作家”这个概念,刊物推出的专辑还特意配发玉照,就好像今天一些年轻读者购买“80后”作品主要原因是书中奉送了精美照片。但现在看来,在“70后”作家中真正成熟的,与当年炫目的美女作家相比往往显得低调,甚至自觉远离媒体视线,在文学的年轮中默默成长,在积累、沉淀之后给人水到渠成、春来草自青的感觉。

所以跃辉一点不着急……

我听跃辉讲过很多故乡乡间的故事,其中的一些已被他写入小说中,那惆怅迷离、鬼影绰绰的气氛、少年在想象的世界里夜游的经历,很让人想起沈从文先生笔下《哨兵》一类的篇章。跃辉的这一类创作质量稳定,已基本上构成一个其来有自的文学世界,这是跃辉创作的起点。其实这已非易事,提笔写作并不就意味着一个人找到了自己的创作起点。

在我读过的跃辉小说中,迄今印象最为深刻的当推《初岁》。十多年前,主人公兰建成是跟在送去屠宰的猪后面“难过又无能为力的小男孩”;等到第一次操刀前“咬紧牙齿,身子颤抖,激动和紧张混杂在一块儿”;杀猪过程中“有一瞬间,他又隐约触到了小时候的那种疼痛,但转瞬即逝”;后来“时隔多年,兰建成已经不能体会面对一只猪的死产生的那种痛苦了,甚至为自己当年竟然那么痛苦感到难为情”……兰建成面对杀猪时的体验——借用布鲁克斯和沃伦的话(布鲁克斯、沃伦:《邪恶的发现:〈杀人者〉分析》)——可看作对“邪恶的

发现”，而从恐惧紧张到安之若素，兰建成内化了成人世界的秩序和机制，从而与纯真的儿童世界告别。小说中杀猪这一情节，由此可理解为告别儿童向成年转化过程中经受考验的寓言和仪式。小说最精彩的地方，写到兰从猪身上抽出刀子，“血接踵而至”，那一刹那，“恍然觉得血是从自己身上流出去的，不知不觉中，他的呼吸竟和猪的达成一致”。从上述过程和细节来看，成长如此残酷，意味着对痛楚的渐渐麻木，甚至意味着杀死“对象化的自我”。小说还写到了侄女小微，她在屠宰场大声哭泣的表现恰如十多年前的兰，更年轻一代的成长也必须重复这样的残酷吗？小说写到这里——告别/成长的转型中对残酷的发现——似乎并无太多新意；然而，有意味的是，小说所展示的“小微—兰”这一成长序列，还可延展成“小微—兰—老董”，也就是说：小微固可视为以前的兰，但老董也可看作未来的兰。老董在小说中着墨不多却让人过目难忘，他在凡庸的岗位上从容尽着生命之理，身上闪烁着《庄子》中那位“技进乎道”的庖丁的影子。这里的沉静与前面的残酷形成丰富的意味，似乎为成长开放着可能性。由此我也想到昆德拉所谓“小说精神的复杂性”，“每部小说都在告诉读者：事情要比你想象的复杂”，文学理应“将感觉与思想的每一面向完全展开”而不致缩减为单一维度。与网络文学、媒体文学更多追求生产、流通、消费的高速不同，传统文学当以更沉稳的心态关怀人类社会及人性经验的全部复杂性（甫跃辉曾听从导师王安忆的教导而停笔一年，以保持小说的文学品格）。在眼下的青春文学中，概念化的人物、简单的情节、虚拟封闭的情境比比皆是，正是在这方面，跃辉的创作给出了有力修订。

就题材而言，《我的莲花盛开的村庄》有点像余华的《活着》，但差异也是

明显的：后者那里高频率的死亡、出入意料的转折等元素构成的“苦难+温情”的策略，在跃辉笔下却都被节制地略去了。恰如小说末尾所写：奚奎义仍然坐在庙门口呜呜噜噜吹喇叭，“他也不知道自己吹的是什么曲子，不知道是哀乐还是喜乐，所有的悲和喜都乱成一片，在很遥远的地方回响”……我以为，小说正是在悲喜泯然中写尽了一个普通人对日常生活的庄严态度。而《暖雪》无疑是一曲挽歌。弥漫着松脂味的树林、蓊郁大山及山中的生灵、还有打猎的老人，都将一去不返。“亮子迟迟没做出决定要不要去城里”，小说结尾却以生机乍现的自然场景（“猛地跳出一团橘红，圈在水库里的水们一霎时全活了，听得到无数的欢笑、吵嚷……”）掩饰了选择的无奈。我觉得《暖雪》不妨和跃辉的另一中篇佳构《鱼王》对读。小说中都出现了“外来者”形象，《暖雪》中来水库旅游的城里人贪婪、无礼，这是典型的乡土中国的闯入者——在《暴风骤雨》中可以是带来“历史开端”的土改工作队，在张炜笔下可以是隆隆的推土机和疯狂掠夺的开采工程组——他们的“进入”乡村或者代表一种现代文明对民间“小传统”的对立、改造；或者意味着对大地和自然的肆意索取、破坏。而《鱼王》却贡献了新鲜的“外来者”形象，老刁和海天熟稔乡村伦理（比如挨家挨户地送鱼），敬惜大自然（比如海天和鱼王之间的神秘呼应），取予有道……无论是“外来者”抑或“原乡者”，是离开抑或留守，但愿他们都能找到适合其态度与方式的生存之地。

新世纪以来，对当代文学的焦虑从未停歇过，“垃圾论”、“死亡论”、“炮灰”层出不穷。其实，对于优秀的作家而言，不管时代怎么转换，文学怎么被排

挤到边缘,文学的意义从来就不是问题。跃辉当然不会去焦虑这些问题。

他不焦虑很多问题。比如房子,我看他目前非但没有经济能力,连购房的愿望也没有。他每天骑着电动车驶过上海最繁华也最欲望四射的淮海路、陕西南路去上班,晚上回到十来平方的出租房里安静地写作,“回也不改其乐”。

生活得有滋有味,写作低调而踏实。对于他的这份从容不迫,我羡慕而敬佩。

80后“传统作家”甫跃辉生逢其时。

2011年10月

目 录

序一：云南汉子甫跃辉(徐则臣) ■ 001

序二：80后“传统作家”甫跃辉(金 理) ■ 005

收获日 ■ 001

庸常岁月 ■ 088

八 月 ■ 151

暖 雪 ■ 174

我的莲花盛开的村庄 ■ 202

后记：散佚的族谱 ■ 270

■ 收获日

第一章

月亮还未落下,如一块凉薄的冰,浅浅地浮在青瓷碗底。时值8月,庄稼成熟的浓郁芬芳弥漫在田野和村庄,丰收的喜悦、终结的哀伤,还有天长地久亘古不变的庄严,这一切都静悄悄地在月光中浮动。女人的一只手横在月光照不到的暗处,摸索着掀亮灯火,强烈的白炽灯光射向男人黝黑的国字脸,浮肿的眼皮抖了抖,裂开一条缝。睡在另一张床上的儿子同样感到了光的刺激,但他固执地抱住梦境,很不乐意地翻了个身,背对灯光,试图重温灯光打断的好梦:一个大青皮雪梨,一间敞亮的房间,且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。他毫不客气地在雪梨丰硕的腹部咬了一口,饱满的汁液涌出来,甜甜的,触到舌尖的一刹那几乎令他晕眩……灯光一照,硕大的雪梨倏然飘远,消逝成一个淡淡的点。他认出那是窗外的月亮,很懊恼地闭上眼睛,努力回味舌尖的感觉。

刘春山蹲在房前的缅桂树下磨镰刀。缅桂树宽大的叶影随他的动作轻微晃动,如同水面的影子。刘春山瞅着凌乱的影子出神,脑子一片空白,两条黝

黑的手臂机械地前后移动，呛唧唧，呛唧唧，镰刀弯弯，在他眼前晃成一弧白光。缅桂花开满枝头，小朵小朵白色的嘟着嘴唇，在浓绿的叶子底下藏头露脑，它们的清香粘在清晨湿漉漉的风中，一阵一阵地传得很远。刘春山撮起鼻子嗅了嗅，三个响亮的喷嚏冲出，揉揉鼻子，他闻到的已经是从灶房飘出的饭菜香。他放下镰刀，松了松裤带，为肚子腾出发展空间，歪着脑袋朝灶房走去。

“晌午饭炖在锅里，放学回来吃完饭记得把碗洗了，不想洗也记得把碗泡锅里，再像上回那样吃完把碗随便往桌上一搁，汤汤水水的都干在碗里，哪个洗得干净？”儿子用被子蒙着头，并不理会李惠文说什么。儿子真让她操碎了心。结了婚，生下儿子，丈夫高兴得手舞足蹈，只会对着自己傻笑。她虚弱地睨一眼那团丑陋的红色肉体，那是他的骨肉，也是她的骨肉，她该把它当作心肝宝贝，可她心里分明有些怨，它毫不讲理地向她宣布了它的存在的那天，她便狠狠地用指甲掐它，掐死它。父亲把她打了一顿，打完了蹲在一边哈哈拉拉痛哭流涕，母亲把她抱在怀里，骂她，骂丈夫，也骂自己。她心里涌起强烈的酸楚，一阵一阵，为自己，为母亲，也为父亲。她见不得父母哭泣，她宁愿父亲再打她一顿……细细的竹棍落在身上，一条又一条红色的山峦暴起。疼痛在她身上如垂死的蛇，翻滚着，尖叫着，她的心却分外平静。……母亲使劲将她的头挤到胸前，母亲的两只乳房如同干瘪的米袋子，饱经风霜地耷拉着，抚慰她，责难她。母亲涕泗横流，抹一把眼泪，又抹一把鼻涕，哑着嗓子说：“你这是自作自受呀，这是你的命！”

这是她的命！如果不是一时的绝望，她不会有他，她也不会嫁到这穷乡僻壤。她会嫁给谁？许多年来那个人恍如一团明亮的光，时常飘过她的梦境，她